

第一章

李白的隐逸意趣

李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影响下，形成了以隐逸为主，又不舍进取的文化心理，这在其诗歌中打下明显而复杂的烙印。李白的“隐逸”与“进取”文化心理皆受唐代社会文化及地域文化的重要影响。通观李白的诗歌，其体现“隐逸”意趣的作品占了更大比重，而且呈现多种态势。可以说，李白诗歌中的隐逸的色彩更浓，隐逸意趣是其最重要的生命底色。

一、李白隐逸意趣探源

1. 道家文化思想影响

唐代士大夫的隐逸意趣是比较突出的，这与当时崇道的社会文化思潮不无关系。唐代士大夫中，出家皈依佛、道者不在少数，李白多次表达的“功成身退”，及大量诗文中体现的对恬淡退隐意趣的追求，当从道家思想找到其自然之基。

道家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几个思想学派之

一。道家提倡道法自然，自然无为，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。道家思想的特点是无所不容，无所不包。先秦各学派中，道家虽然没有儒家和墨家那么多的门徒，地位也不如儒家崇高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，道家思想以其独有的宇宙、社会和人生领悟，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。佛教传入我国后，也受到了道家的影响，禅宗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庄子的启发。道家思想在推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西汉初年、唐朝初年以道家思想治国，使人民从前朝苛政中解脱之后得以休养生息，历史上称之为文景之治、贞观之治、开元盛世。

道家最重要的经典是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《吕氏春秋·不二》用了一个“柔”字定义其思想解释。《道德经》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通过《周易》、通过升华，以贵“柔”为核心，创造了完整的理想体系。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概括《道德经》的思想体系，那么第一是“自然”，也就是事情本来的那个样子，自然之性，天生的。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生长，就达到了生命的最佳状态。第二是“无为”。“无为”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顺应事物的自然之性。第三是“道”，“道”是规律，顺应自然本性就是根本的规律。“贵柔”“自然”“无为”“道”这些词语跟“隐逸”意趣关系颇深。

道家另一部重要的经典是《庄子》。《庄子》是战国早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，到了汉代道教出现以后，便尊之为《南华经》，与《周易》《老子》合称“三玄”。庄子的文章，想象奇幻，构思巧妙，展现了多彩的思想世界和文学意境；文笔汪洋恣肆，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。其瑰丽诡谲，意出尘外，乃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。庄子之语看似夸言万里，想象漫无边际，然皆有根基，重于史料议理。鲁迅先生说：“其文则汪洋辟阖，仪态万方，晚周诸子之作，莫能先也。”《庄子》被誉为“钳搥九流，括囊百氏”。

《逍遥游》为庄子哲学总纲，展现了庄子思想的境界与理想。《逍遥游》的主题是追求一种绝对自由的人生观，作者认为，只有忘却

物我的界限，达到无己、无功、无名的境界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，才是真正的“逍遥游”。篇中点出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，与儒家、墨家乃至老子的理想生命形态做出分判，消解形躯与世俗的羁锁，达到超越的逍遥境界。

《逍遥游》选文如下：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

……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。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

蜩与学鸠笑之曰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而止，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，三餐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又何知！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……

尧让天下于许由，曰：“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！时雨降矣，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。请致

天下。”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？鹪鹩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，予无所用天下为！庖人虽不治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。”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“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。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，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焉。”连叔曰：“其言谓何哉？”曰：“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淖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”连叔曰：“然，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，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旁礴万物以为一，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！之人也，物莫之伤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热。是其尘垢粃糠，将犹陶铸尧舜者也，孰肯以物为事！”

篇首以大荒无稽的寓言开始，透过鹏鸟与蜩、学鸠的对比，点出生命境界的不同：大鹏鸟可以“抔扶摇羊角而直上者九万里”，飞到南冥；而像斥鴳之类的小鸟，所能飞到的不过数仞之间而已。借此点出“小知不如大知，小年不如大年”的“小大之辨”。而其中小与大的境界差别，正在于“有待”与“无待”，亦即能否超脱外在事物的负累，甚至进而超越大与小的差别。庄子的“逍遥”的境界，即是“无待”，庄子透过“乘天地之正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于无穷者，彼且恶待之”加以豁显，而托寓“藐姑射之山之神人”呈现这样的高远形象。庄子在篇中还借由尧要让位给许由的寓言，指出“圣人无名”的观点（此处的圣人指许由而非尧）。庄子推崇的是许由无视名位、辞而不受的态度，暗中批判了作为儒家精神偶像的尧以名位为重、用最高的名位来匹配最有德之人的思想。最后透过魏王赠给

惠施的大瓠瓜，点出世俗之人都受困于有用无用的刻板思考，反而无法见到生命的真实样貌，彰显生命最适切的“大用”。

开元十三年，李白在鄂州江夏（今武汉）期间，遇名动朝野的道士司马承祯。李白器宇轩昂、资质不凡，司马承祯一见已十分欣赏，及至看了他的诗文，更是惊叹不已，称赞其“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”。李白为司马承祯如此高的评价感到欢欣鼓舞，不禁飘然有凌云之概，写就《大鹏赋》：

余昔于江陵，见天台司马子微，谓余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。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。此赋已传于世，往往人间见之。悔其少作，未穷宏达之旨，中年弃之。及读晋书，睹阮宣子大鹏赞，鄙心陋之。遂更记忆，多将旧本不同。今复存手集，岂敢传诸作者？庶可示之子弟而已。其辞曰：

南华老仙，发天机于漆园。吐峥嵘之高论，开浩荡之奇言。徵至怪于齐谐，谈北溟之有鱼。吾不知其几千里，其名曰鲲。化成大鹏，质凝胚浑。脱鬣鬣于海岛，张羽毛于天门。刷渤澥之春流，晞扶桑之朝暾。燁赫乎宇宙，凭陵乎昆仑。一鼓一舞，烟濛沙昏。五岳为之震荡，百川为之崩奔。

乃蹶厚地，揭太清。亘层霄，突重溟。激三千以崛起，向九万而迅征。背巢太山之崔嵬，翼举长云之纵横。左回右旋，倏阴忽明。历汗漫以夭矫，亘阊阖之峥嵘。簸鸿蒙，扇雷霆。斗转而天动，山摇而海倾。怒无所搏，雄无所争。固可想象其势，仿佛其形。

若乃足萦虹蜺，目耀日月。连轩沓拖，挥霍翕忽。喷气则六合生云，洒毛则千里飞雪。邈彼北荒，将穷南图。运逸翰以傍击，鼓奔飙而长驱。烛龙衔光以照物，列缺施

鞭而启途。块视三山，杯观五湖。其动也神应，其行也道俱。任公见之而罢钓，有穷不敢以弯弧。莫不投竿失镞，仰之长吁。

尔其雄姿壮观，块轧河汉。上摩苍苍，下覆漫漫。盘古开天而直视，羲和倚日以旁叹。缤纷乎八荒之间，掩映乎四海之半。当胸臆之掩画，若混茫之未判。忽腾覆以回转，则霞廓而雾散。

然后六月一息，至于海湄。欸翳景以横翥，逆高天而下垂。憩乎泱漭之野，入乎汪湟之池。猛势所射，馀风所吹。溟涨沸渭，岩峦纷披。天吴为之怵栗，海若为之躩踞。巨鳌冠山而却走，长鲸腾海而下驰。缩壳挫鬣，莫之敢窥。吾亦不测其神怪之若此，盖乃造化之所为。

岂比夫蓬莱之黄鹄，夸金衣与菊裳？耻苍梧之玄凤，耀彩质与锦章。既服御于灵仙，久驯扰于池隍。精卫殷勤于衔木，鸚鵡悲愁乎荐觞。天鸡警晓于蟠桃，踆乌晰耀于太阳。不旷荡而纵适，何拘挛而守常？未若兹鹏之逍遥，无厥类乎比方。不矜大而暴猛，每顺时而行藏。参玄根以比寿，饮元气以充肠。戏吻谷而徘徊，冯炎洲而抑扬。

俄而希有鸟见谓之曰：伟哉鹏乎，此之乐也。吾右翼掩乎西极，左翼蔽乎东荒。跨躡地络，周旋天纲。以恍惚为巢，以虚无为场。我呼尔游，尔同我翔。于是乎大鹏许之，欣然相随。此二禽已登于寥廓，而斥鷃之辈，空见笑于藩篱。

《逍遥游》展现了庄子思想的境界与理想。李白的《大鹏赋》深受其影响，也展现了诗人李白的境界与理想。只是，在《逍遥游》中，大鹏虽与蜩、学鸠之辈有着“大”“小”之别，但仍属于“有待”，不是绝对的自由。在《大鹏赋》中，李白截取此二者的“大小”对

比，展现自己超远高华的境界与理想，非蝮、学鸠等凡俗之流相比，只与“希有鸟”同翔同游。李白《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》为自己勾勒了理想图景：“申管、晏之谈，谋帝王之术，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。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，事君之道成，荣亲之义毕。然后与陶朱、留侯，浮五湖，戏沧洲，不足为难矣。”据王琦《李太白年谱》，此文应在李白酒隐安陆十年（李白约为25~35岁）之中所作。此时的李白对未来还是充满期待：先大有作为，后功成身退，那时再“浮五湖，戏沧洲”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逍遥游。

李白在《上李邕》中以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”表达自己追求理想路途中不甘失败，向往着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；到了晚年，临终之际，李白还在《临路歌》中高歌“大鹏飞兮振八裔，中天摧兮力不济。馀风激兮万世，游扶桑兮挂石袂。后人得之传此，仲尼亡兮谁为出涕！”依然有着以大鹏自喻的豪迈，然而更多的是壮志未酬的遗憾与悲怆。

2. 隐逸文化影响

我国古代的隐逸文化源远流长，内容丰富。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“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隐”；孟子也说过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。道家倡导的“清静”“无为”更为“隐逸”提供了直接的思想依托。文人得意时仕，失意时隐，自古而然。隐者精神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独特的元素，表现多样。真正的隐者未必显露隐者的形迹，这也就是所谓“大隐隐于朝，中隐隐于市，小隐隐山林”。而一生追求隐逸的王维也曾有“曾是巢许浅，始知尧舜深”的诗句。“隐逸文化”的表现是多方面的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，当起隐士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。隐逸文化生成魏晋风尚，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中国文化影响很深。

古时，帝尧遍访圣贤，想将天下让给比自己更有智慧的人来治理。他访到了一位隐逸的圣贤许由，恳切地要将天下让他。许由不仅借故逃走，并以听到此话为可耻，觉得两耳受了污浊，便去颍水洗耳，恰好遇到隐居树上的另一位圣贤巢父正牵牛犊到河边饮水。巢父得知许由洗耳之由，道：“这个都是你自己不好，你果然诚心避世，何不深藏起来呢？现在你的两耳已经污浊了，洗过的水也是污浊的，我这只洁净的牛犊，不来饮你污浊的水。”说着，竟把牛犊牵到上游去饮水。还有汉高祖时代的“商山四皓”，他们坚决拒绝刘邦的礼聘，只是在刘邦要更换继承人时才为太子撑了一下体面，导致刘邦作罢。同时“汉初三杰”之一的张良也走向了隐逸之路。

东晋大诗人陶渊明，字元亮，后改为潜，号“五柳先生”，私谥“靖节先生”（去世后由朋友私下起的，并非朝廷颁布，故称私谥），浔阳柴桑（今江西九江）人，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，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（365年）。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，军功显著，官至大司马，都督八州军事，荆、江二州刺史，封长沙郡公。祖父陶茂、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。曾任江州祭酒、建威参军、镇军参军、彭泽县令等，后弃官归隐。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，田园诗派第一人，有《陶渊明集》，被称为“千古隐逸之宗”。

陶渊明少年时期有“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”（《杂诗》）的大志。孝武帝太元十八年（393年），他怀着“大济苍生”的愿望，任江州祭酒。当时门阀制度森严，他出身庶族，受人轻视，感到“不堪吏职，少日自解归”（《晋书·陶潜传》）。他辞官回家后，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，他也辞谢了。安帝隆安四年（400年），他到荆州，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。这时，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，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，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。他在诗中写道：“如何舍此去，遥遥至西荆。”（《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》）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。“久游恋所生，如何淹在兹？”（《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》）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，发出了深长的叹息。